

今年,是山东“南茶北引”六十周年。

日照,作为当年山东“南茶北引”实验地,开始时间比较早,成绩比较大,影响面比较广,是“南茶北引”的佼佼者,为全省“南茶北引”起到了极大的带动作用。

在日照,“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中这排名第七位的茶,成为人们须臾难离的事儿。记得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刚分配到住址在涛雒的日照师范当教师时,看到在滴水成冰的冬日之晨,人们就早早地起来,一手端着茶壶,一手提着一个大冲壶,到街上茶炉冲茶,感到很新奇惊异。以后到岚山去,又发现一个奇特现象,无论到谁家,遇到主人正在喝茶,即使刚刚泡上,也不顺手从壶里为你倒茶,他会用另一只壶再为你泡一壶,和你对饮。这不只是出于礼貌,更重要的是,他每次只有喝完这壶茶,才能过足茶瘾。若为别人从壶里倒出一杯或几杯,他就会觉得不能满足自己的需求,用他们的话说,“这茶白喝了”。

在日照,喝茶最为突出的是渔民。由于天天漂泊在海上打鱼,风吹日晒,收网拉鱼劳动强度大,流汗多,船上淡水又少,因而,出海之前与归来之后,喝茶成了他们的头等大事。每次出海之前,什么不干也得先喝足茶。开茶炉的人也熟知每个汛期,每天出海的时辰。在出海之前,即使晚上两三点,也点炉生火,提前将水烧得开开的,等待着渔民们前来打水。渔民们打来水冲上茶,回家一碗一碗,直喝到嗓子眼冒水泡了,才打着囁儿上船。打鱼归来,回家第一件事也是喝茶。直到喝得浑身上下,连骨头缝都滋润透了,才舒舒坦坦地该干什么干什么。

当时几乎各个村镇都设有茶炉。就连经济困难时期的1962年,被戏谑为“一条大街十个灯,一个喇叭全城听”的小小的日照城,还有茶炉17座。这也从另一方面反映出日照人对于茶叶的情有独钟。

1954年,谭启龙曾任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浙江省人民政府主席。来山东任省长之前,毛主席和他在杭州谈话时就说过,“山东人口多,又爱喝茶,你到山东去工作,应该把南方的茶引到山东去”,并建议他“在山后多种些茶”。在两人的谈话中,



1973年,在日照召开了六省区南茶北引西迁经验交流会。

【行走齐鲁】

日照与『南茶北引』

□ 邓撰相

毛主席同时还讲到要把“丝”“竹”等南方的一些主要产物也引到山东。

“毛泽东与谭启龙的家乡都出茶,他们也都是知茶、好茶、爱茶之人。谭启龙的家乡在江西永新县,是云雾茶的主产地。山东素有浓厚的饮茶习俗,是我国茶叶消费大省,即使国家每年从南方调拨4万多担茶叶,仍不能满足消费需求,当时茶叶是国家统配物资,是出口换汇的重要商品,增加调拨数量十分困难,山东自产茶叶非常迫切。谭启龙的到来,为山东从南方引种茶带来了机遇,他因此也被人们誉为‘南茶北引’第一人”。

谭启龙到山东不久,山东省委、省政府就达成共识:山东的茶叶供应不能光依靠国家,要想办法自力更生,于是就形成了“南茶北引”的最初想法。

谭启龙决定在山东试种茶叶,在他的直接安排下,从安徽购进了大批茶苗、茶种,分发到各个地区试种。

当时,山东“南茶北引”范围最初确定在青岛、日照、临沂三地。“1959年,莒县中楼公社大陈军子苗圃(社办),用50公斤种子育苗,试种二亩。当年苗全苗旺,因越冬管理欠妥,次年剩苗不足三分之一。两年后,更少。后毁掉。”(据1999年10月版《莒县县志》)

1961年初,日照县林业局从福建、浙江引进茶籽,相继在大沙洼林场、马庄公挪庄生产队、国营刘家湾苗圃试种,因遇冻旱,没采取有效措施以致全部死亡,此次试验以失败告终。

是年,谭启龙在青岛考察时,发现当年当冬青种植的几棵茶树活了。他高兴地采下一些芽头,揉搓了一下,闻了闻说,“这茶炒出来,肯定比我那个家乡的茶还好”。然后,他就肯定了山东不是不能种茶,是不得法。

1966年春,山东省委、省政府正式做出“南茶北引”在日照试点的决定。日照县委决定选用小面积试种,然后逐步推开。

为了迈出“南茶北引”第一步,县委、县政府不惜人力和物力,几次派专人去南方考察与学习,又分别从黄山、杭州等地带回茶种。1966年秋天,与省里来的有关同志协商,先后选择了丝山公社的双庙与安岚公社安东卫北山两个村进行试种,种下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一批茶树,共八亩七分地。安东卫北山五亩地的茶苗大部分活了下来。后来,经过移栽,成活的茶苗占地四亩四分二,成活率80%以上。

由此,人们心中燃起希望!后来,县里组织薄家口、后黄埠、赵家庄子等十几个村的干部来参观学习。他们由此受到启发,也试种起茶叶。第三年,全县扩展到23个

村,成活率都在90%以上。至1979年安岚公社全社共发展茶园385.6亩,绿茶总产13153斤。其间,村里又选出王永华等四名技术员出去学习种茶技术。这些技术员不但指导本村种茶,还应邀到临沂、苍山、禹城等地指导种茶。

据介绍,当时全省有一百多个“南茶北引”试种点,大都成活率极低,不少地方全军覆没,同时试种的双庙成活率也不到50%。安东卫北山村成活率最高,因而这里格外引人注目,成为“南茶北引”的样板,来参观学习的人川流不息。

这一成绩引起中央重视,1973年10月,农业部联合中科院茶叶研究所,在日照召开了山东、西藏、新疆、陕西、河北、辽宁六个省区参加的“南茶北引西迁”经验交流会。

会上,牟步善代表日照县委作了《坚持以粮为纲,积极发展茶叶生产》的经验,详细介绍了日照种植茶叶的历程和取得的成就及经验教训。代表们还对日照各地茶园进行了参观考察。看着满山遍岭青翠葱绿的茶叶树,一致认为山东的“南茶北引”取得成功,而这个成功也证明:过去一些地理、地质、农业、茶叶、林业方面专家所认为“北纬35度甚至30度以北不能种茶”的推断是错误的。这是一个革命性的成功范例,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宣告,由此极大地刺激了日照乃至山东农民种茶的积极性。1974年,又在这里召开了山东全省“南茶北引”现场会。进一步推动了“南茶北引”工作的开展。1978年,山东省茶园面积达到了7300公顷,日照茶园面积达到7759.2亩,产量达到139029公斤。

日照东临黄海,属暖温带湿润季风气候,境内山地丘陵土壤呈微酸性,属黄棕壤土,含有丰富的有机质和微量元素。由于地处高纬度,冬期比南方长1-2个月,昼夜温差大利于内含物的积累。如此的地理环境,使日照绿茶具备了南方茶所没有的特点。如今日照市已建起了淮河以北规模最大的绿茶生产基地和科研基地,成为“中国茶叶北方示范区”。日照,与日本静冈、韩国宝城并列为世界三大海岸绿茶城市。截至2015年,日照全市种茶面积和产量分别占全省的60%与75%以上,日照绿茶已成为鲁茶的代表。



【镇馆之宝】

巨野县博物馆：第一代昌邑王刘髡的玉具剑

□ 周东升

去年以来,随着江西南昌海昏侯刘贺之墓考古发掘工作进入高潮,海昏侯刘贺的身世也被世人关注;而作为第一代昌邑王,刘贺之父刘髡的墓葬在哪里?其墓葬中又出土了哪些稀世珍宝?入藏于巨野县博物馆的一把玉具剑就给出了令人眼前一亮的回答。

巨野地处我省西南部,这里历史悠久,文化灿烂。西汉天汉四年(前97年),汉武帝刘彻建昌邑国,都城位于今巨野县城南27公里处的大谢集镇前昌邑村,封其子刘髡为王,刘髡遂成为第一代昌邑王。由此,巨野掀开了最辉煌的历史篇章。公元前87年,刘髡去世,谥号“哀王”,所以史称他为“昌邑哀王”。随之其子刘贺承嗣王位,为第二任昌邑王。

1968年春,当地农民在巨野县城东南22.5公里处的禹梁山(当地百姓俗称红土山)采石时,发现一处古墓葬。山东省考古队于1971年秋至1972年春进行了首次挖掘,后因故停止。1977年恢复发掘,耗时三个月挖掘完毕。共出土各种文物1056件,其中大部分是各种金属兵器;而出土的玉具剑、玉璧、玉圭、铜镜、铜钺等器物,制作精良,美轮美奂;另外还出土了西汉时期的制药器械一套4件,填补了我国制药业历史的空白,其中药勺由国家历史博物馆调拨。这些珍贵文物的出土发掘,无不反映出古代劳动人民先进的思想文化和科技水平。后考古队根据墓葬规模、出土文物数量和规格,判定这座墓葬的墓主正是昌邑哀王刘髡。

在华夏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史上,佩剑文化历来受到推崇,而追求剑饰的精美华贵更是别出心裁、花样百出。常见的剑饰材料有金、银、木等,但规格最高的非玉饰莫属。以玉饰剑是将雕琢精美的玉器装饰在铁剑上的一种独特方式。这种装饰通常分玉剑首、玉剑格、玉剑璏(wei)、玉剑玦(bi)等四件,古人称之为玉具剑。但一般只配以其中一件或双件,配三件者已很少见,四件同配者更是凤毛麟角。玉具剑由春秋战国兴起,至汉代达到极盛,汉以后逐渐衰落。历史上,它是一种代表贵族身份的宝物,也是一种珍贵的馈赠礼品。

巨野县红土山刘髡墓葬中就出土有这样的一把铁剑,该剑不仅精心做了玉饰,而且四件齐全,这也足见墓葬规格之高。

玉具用料为青玉,纹饰主题系螭虎纹,其中玉剑首的造型很特别,突破了常见的圆饼形,随玉料原形雕琢而成,呈不规则的长方形,突出了玉饰的自然美。运用浮雕和透雕相结合的技法,雕琢出5只螭虎盘绕于云气中,底端有三个穿孔;玉璏作长方拱形,两边阴刻弦纹,玉面高浮雕一大一小形态各异的子母螭虎。小螭虎蜷伏一隅,回首与母螭虎对视,母子亲昵,情真意切,形神兼备,栩栩如生。母螭虎体态矫健曲折,蜿蜒修长,呈“S”形,腿脚短粗有力,一前爪抚摸在小螭虎尾巴上,背脊均布中脊线,肌肉扭曲有力。此种构图,为后代“望子成龙”、“苍龙教子”纹饰开启了先河。这把玉具剑所用玉料之考究、纹饰之繁缛、技艺之精湛,代表了我国制玉的最高水平,同时也证明该玉具剑为不可多得的稀世珍品。

令人意想不到的,今年初,远在几千里之外发掘的海昏侯刘贺墓葬中,竟然也出土了一件几乎一模一样的玉具剑,由此看来,汉文化的连续性和玉文化强大的生命力并没有因地域的改变而有所衰竭。

【老照片】

第一次穿西装

□ 高伟

1982年夏天,我出差到天津搞外调。第一次来到这个著名的城市,什么都感觉新鲜。办完了公家的事,我立即买好当日返程的火车票。那时候出公差,是不敢多耽误时间的,办完了事立马就得返回。

火车是晚上的。我利用等车的间隙,去吃了天津名吃“狗不理”包子。然后又到海河边打发时间。海河是天津最热闹的地方,在海河大桥旁,有好多“旅游照相点”,每个摊位都备有各式各样的服装供游客照相时穿用。我在一家照相点老板的推荐下,穿着他们提供的西装拍了这张照片。拍照时,为了拍上海河铁桥,我必须面朝太阳站立,刺眼的阳光让我睁不开眼睛,老板就给我加了一顶礼帽。

这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穿西服。我为什么要穿西服拍这张照片呢?这是有原因的。在“文革”十年中,西服被当做“封资修”的东西全面禁止。“文革”结束后,思想逐步解放,人们在穿着上开始打破禁锢,变得丰富多彩,姑娘们敢穿连衣裙了,小伙子敢穿方格衬衫、喇叭裤了。伴随着经济的复苏,政府开始倡导人民穿西装,从国家领导人到政府、企业官员,他们都带头穿西装。我那时候刚工作不久,还没有经济实力买一套西装穿在身上。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我在大城市天津见到了西装,并穿着西装拍下了这张照片,算是赶了一回时髦。

照片后来寄到单位,同事们争相欣赏我的西装照,有人说我像电影里的地下工作者,也有人说我像电影里的特务。这也难怪,过去人们对西装的认识,都是从电影里面得来的。而我第一次穿西装的这张照片,带着深深的时代烙印,一直珍藏在我的影集里。

